



Ynis Gutrin:
King Arthur from
Camelot to China

玻璃岛

亚瑟与我三千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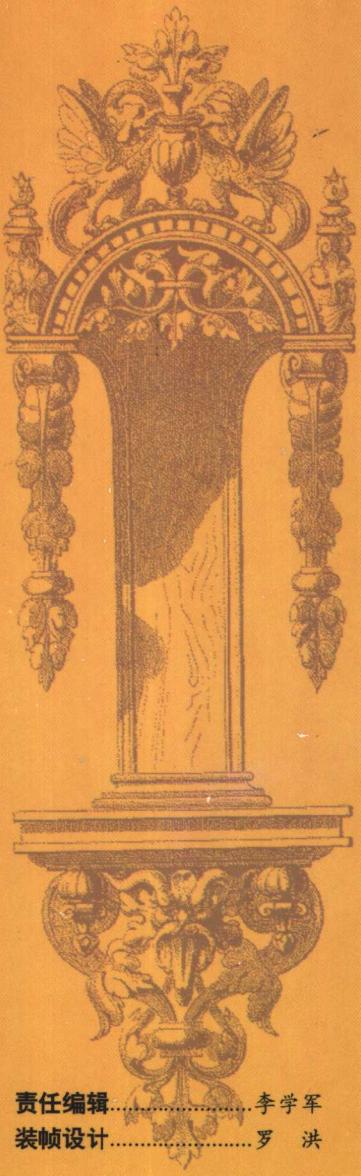
冯象 著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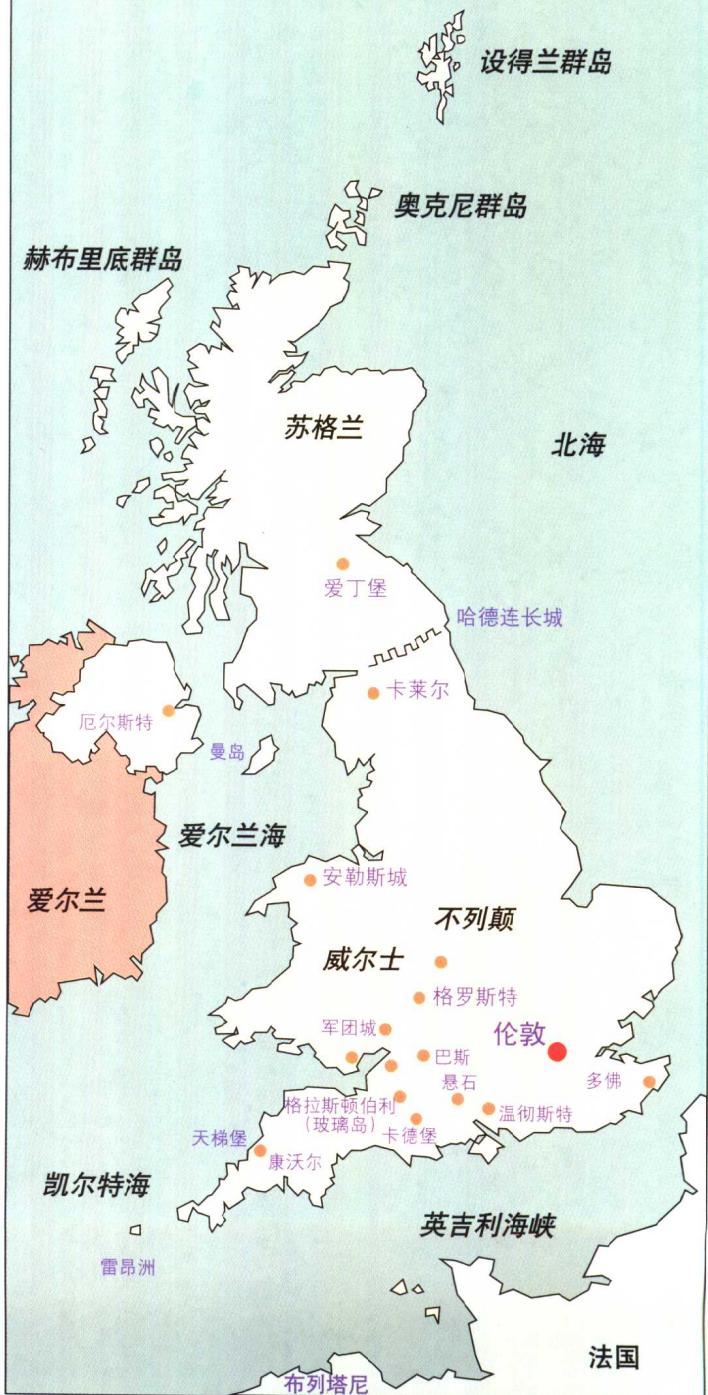
冯象，上海人，少年负笈云南边疆，从兄弟民族受再教育凡九年成材。获北大英美文学硕士，哈佛中古文学博士（Ph.D），耶鲁法律博士（J.D）。著／译有《贝奥武甫：古英语史诗》（北京三联，1992），《中国知识产权》（英文，Sweet&Maxwell，1997，增订版2003），《木腿正义》（中山大学，1999）及法学评论、小说诗歌若干。现定居美国，从事知识产权及竞争资讯等方面法律业务，兼哈佛法学院客座教授（电邮垂询请洽：qiutong@tiac.net）。





责任编辑.....李学军
装帧设计.....罗洪

亚瑟王时代不列颠简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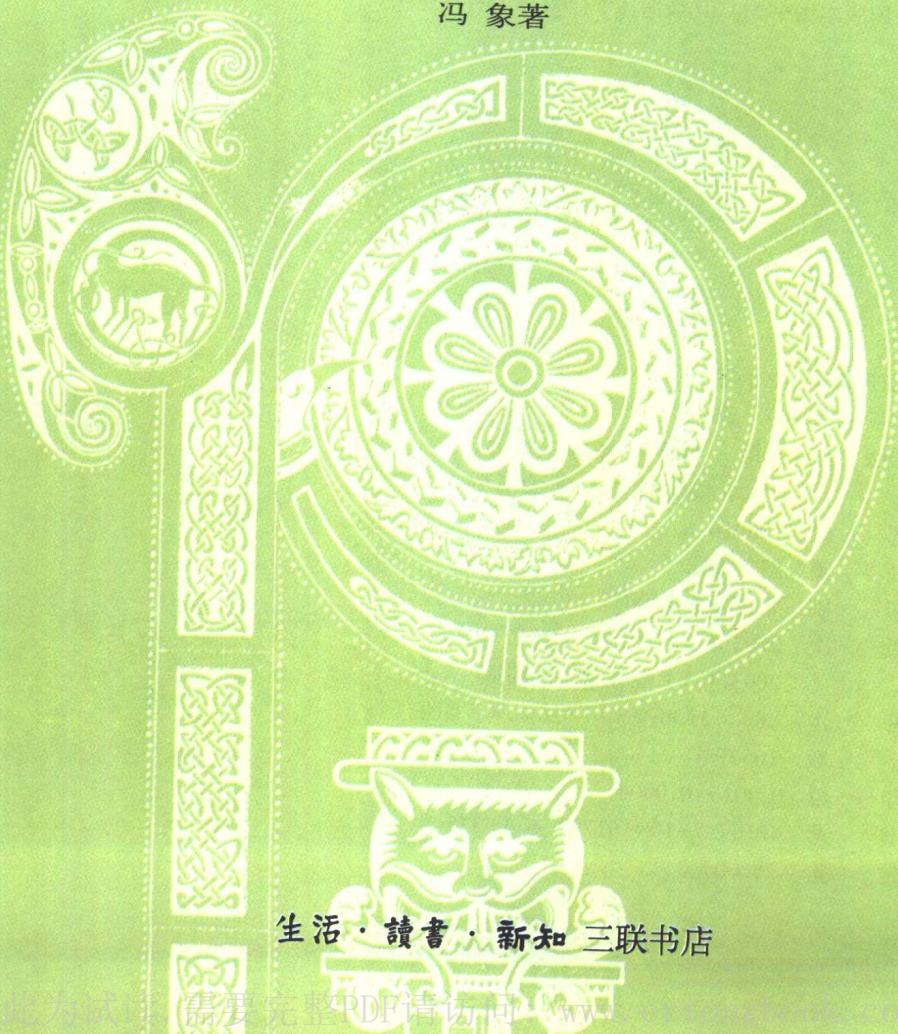


Unis Gutrin: King Arthur from
Camelot to China

玻璃岛

——亚瑟与我三千年

冯 象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玻璃岛：亚瑟与我三千年／冯象著.－北京：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3.3

ISBN 7-108-01780-6

I. 玻… II. 冯… III. 故事－中国－当代

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9556 号

责任编辑 李学军

装帧设计 罗 洪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

版 次 200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
200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8.5 印张

字 数 165 千字

印 数 0,001—10,000 册

书 号 ISBN 7-108-01780-6/I·325

定 价 28.00 元



献给母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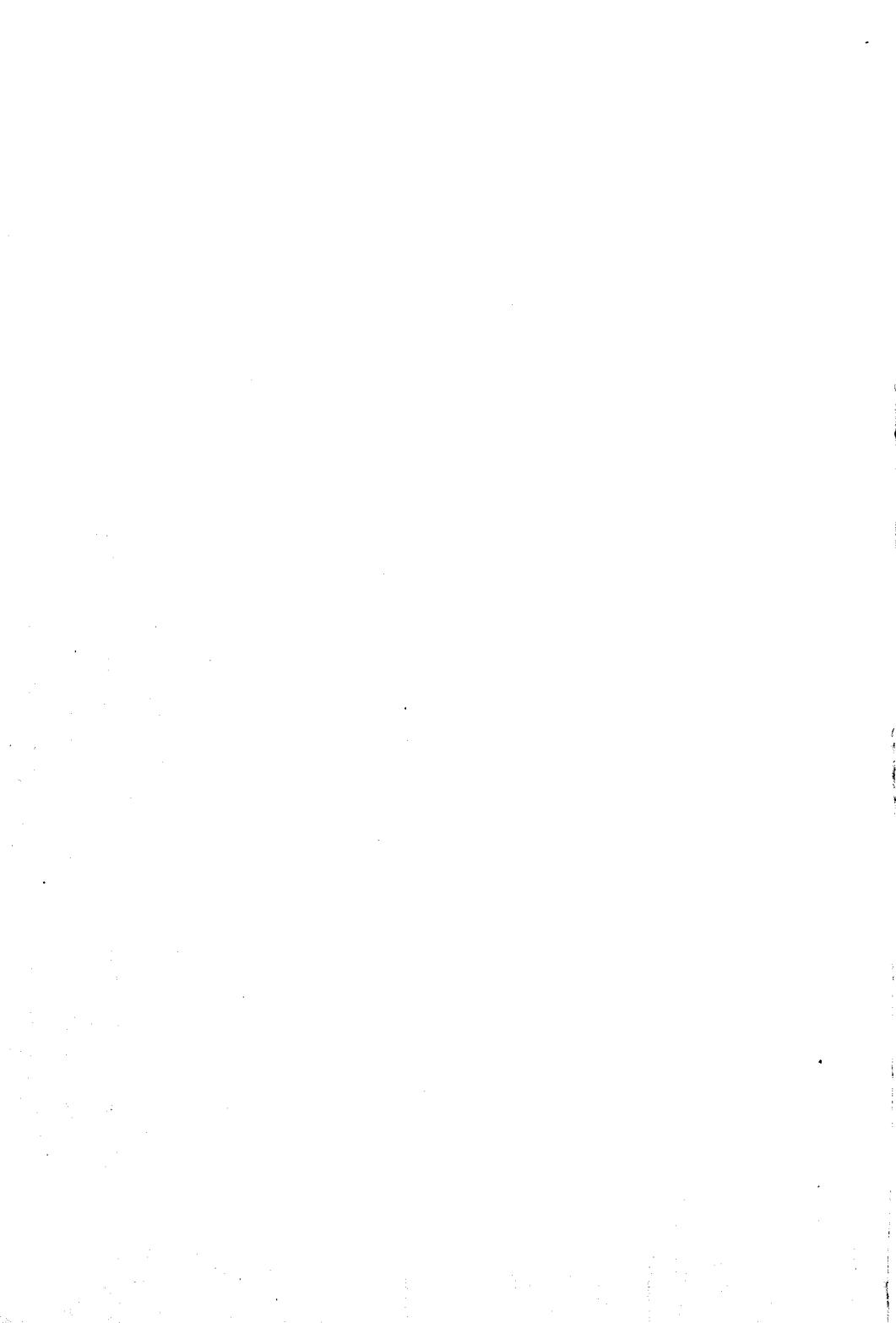
坚强和美誉是她的衣裳

未来有她的幸福

她张口即是智慧

她舌尖有仁慈之戒律

《箴言》31/25-26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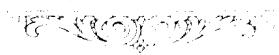


目 录

前言	7
圣杯	17
墨林与宁薇	37
网址：伊莲	37
药酒	81
绿骑士	103
摩帝纳拱门	123
零隐私世界	145
尾声：亚瑟之死及其他	167
法兰西的玛丽	193
蓝瓦爵士	
附录一：释名	219
附录二：年表	249
附录三：家系图	268



这本小书讲的故事，取材于亚瑟王传奇和我的亲身经历。亚瑟王传奇是中古欧洲文学的瑰宝，在西方流传之广，大概仅次于《圣经》、莎士比亚。至今，各种新潮和通俗的文艺形式的改编再现，从好莱坞影视、百老汇歌舞到漫画书、木偶戏，仍层出不穷。传奇中的角色原型和情节母题，大都可追溯到古代凯尔特人的历史和神话。凯尔特人现在是欧洲的小民族，但在上古时代曾遍及欧洲大部，西至不列颠岛(今英国)，东抵小亚细亚。他们的事功和风俗最早见于希腊史家的记述，希腊人称这些金发碧眼、肤色白皙、慷慨性急而多才多艺的“蛮族”为 Keltoi；于是有了“凯尔特”这个名字。可是，罗马帝国的兴起和统治，日耳曼诸部的南下扩张，大大压缩了凯尔特人的领土。到了亚瑟王传奇的鼎盛期(十二、十三世纪)，凯尔特人的家园就



只剩下不列颠岛的西部(威尔士)和北端(苏格兰高地)、爱尔兰以及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法国西北一隅(不列塔尼)了。亚瑟是五、六世纪之交领导不列颠人抵抗侵略者的统帅。不难想见，他的英雄业绩和崇高理想，是如何深受百姓爱戴而传颂四方的(见《尾声》)。一个弱小民族，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，还能编织这样绚丽多彩的故事，确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迹。因为故事中的亚瑟当了不列颠的王，所以在中世纪，亚瑟王传奇也叫“不列颠演义”(matiere de Bretagne)。这几个字是法语，亦即法国人的说法。当时在欧洲，法国的宫廷时尚和文学，跟现在铺天盖地宣传的美国这个美国那个差不多，是人们急于效法的。法国宫廷诗人采用浪漫传奇(roman)的体裁，向王公贵族，尤其宫中那些热爱文艺的夫人小姐，歌颂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；亚瑟王传奇便从此走出不列颠，跟“国际”接轨了(详见《法兰西的玛丽》)。

亚瑟王传奇在中国一直没有好好研究介绍，这不奇怪。因为中国人接轨“国际”，断断续续，几经波折，需要学习引进的洋故事洋思想排着长队，太多了！如今赶上《哈利－波特与魔法石》走红之后出版，也不算晚。我认识一位中国小姑娘，在附近一所有名的中学(布什总统的母校)念初二，精通亚瑟王故事，还喜欢拉丁语，四大本哈利－波特倒背如流。她告诉我，所谓“魔法石”，英国原版作“哲学家石”(也就是圆桌骑士寻找的玻璃岛圣杯在中世纪炼金术传统里的变相，见附录一《释名》，圣杯条)。可是出版商对美国人心存偏见，认定他们趣味肤浅，生怕封面印了“哲学家”三个字影响小说在美国的

销路，就改称 sorcerer's stone(巫师石)：美国相当一部分人口是信巫术的。中译本不明底细，竟以讹传讹错上加错，变出一块她说离了谱还不“酷”的“魔法石”来。

言归正传。我选择亚瑟王这个题目，同我的生活经历与学术训练有关。前者本书《尾声》里说了，此处不赘；后者读者如果有兴趣知道，可参看拙著《木腿正义》(中山大学出版社，1999)的前言。这里只谈一点：

我下放云南当知青时，先父正接受“隔离审查”。林彪事败，监禁略松，才允许家人送衣传话。先父读到我描述兄弟民族语言和山歌俚语的信，觉得我对语音声律有特殊的敏感，曾鼓励钻研语言学。后来虽然专业方向定在中世纪文学，语言训练始终未敢懈怠。因此在昆明、北大和哈佛念书期间，多学了几门与专业有关的古代语言。古代文献常引用、演绎神话，或者将神话历史化(两者原本是不分的)。西方各民族的神话，我感兴趣已久；现在直接从原文阅读，则多了一层真切而同情的理解。西方神话突破教会防范或通过教士梳理，流传下来发生广泛影响的有三支：希腊／罗马、北欧／日耳曼、凯尔特。三支当中，希腊／罗马神话最早介绍到中国，成果颇丰，如杨宪益先生译荷马史诗，先师杨周翰先生译奥维德《变形记》与维吉尔史诗《埃尼阿斯记》。北欧／日耳曼神话次之。茅盾先生从前写过一本《北欧神话 ABC》(1929)，一九八一年百花文艺出版社重印，收在《神话研究》里，可作入门的台阶。听说译林出版社不久前推出了诗体《埃达》

我与我的世界

的全译本，应该是学界和读者的一大幸事。拙译古英语史诗《贝奥武甫》(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1992)，也可算补阙的工作。惟有凯尔特神话学者极少论说，大概是碍于语言和材料双重的限制。语言(中古爱尔兰语、威尔士语、中古拉丁语、古法语等)既不易学，材料还十分零散；需要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，钻进文献去钩沉比较了才能有所收获。收获的快乐，在与人分享。因此我想，我不能改行干了法律，就藏起自己读书行路的收获。而且，如果不给中国读者好好写凯尔特人“从前与将来的王”(rex quondam rexque futurus)，恐怕一时半会儿也没人写了。

更何况人们相信，亚瑟王还要回来拯救这个世界。

这本小书一共讲九个故事，基本涵盖了亚瑟王传奇的主要人物和神话母题：亚瑟王与“地母”桂尼薇，湖夫人宁薇与“视者”墨林，“骑士之冠”郎士洛与两位伊莲，加文爵士与绿骑士，哀生与金发玉色儿，圣杯与渔王，以及圆桌骑士为维护荣誉而分裂、决死的悲剧。就其运用阐发的西方文学典籍、凯尔特／希腊神话、历史和宗教文献而言，也可视为亚瑟王传奇在中国的第一次系统介绍。但是我无意写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。故事的主旨，说的其实是我们这个日益全球化、麦当劳化或(如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所言)“黑手党化”的“新新人类”社会，天天面临的虚荣与幻想、污染和腐败；从互联网巫术基因改造，到爱情药酒异端。

有朋友读了故事问：怎么想起把亚瑟王和互联网扯到一块儿“拌沙拉”的？我考虑过，好像问题不是我想不想这么说——而是不知道，生活在一切信息(文字图像声音气味爱情基因)都可以数码化复制、储存、传播、感染的时代，怎么能够不说——亚瑟王、玻璃岛和圣杯。一次大战结束，诗人艾略特(1888—1965)受圣杯与渔王传说启发，用荒原的寓言(实为玻璃岛的一个幻相)串联典故，写“垮掉的一代”的迷惘苦闷，一举成名。有评家讥其《荒原》(1922)为“二十世纪诗歌的灾难”。灾难却不幸溢出诗外：我们现在仿佛回到了渔王的荒原，跟命中注定见不着圣杯、得不到拯救的亚瑟王的圆桌骑士一样，受了诅咒。

您问什么诅咒？读完这本小书您就明白了。

不过我真正动笔，还是借着一个机缘。一九九九年出差回上海，《万象》杂志的编辑先生约稿，策划出一期千禧年中世纪文化专辑。一边聊，一边从老锦江走到淮海路口的报亭(记得是去买《新民周刊》)。忽然觉得身后有人在听我们说话。放慢脚步，让那人超过，原来是一位上了年纪却还保持着少女身段的夫人。在她和我并肩的那一刻，我感到她心里在大笑。这种感觉，过去也有过。当时没有多想。直到有一天同内子散步，路过坐落在我们这海港小城的老广场东头的“格洛”酒吧(见《墨林与宁薇》)，才又回想起来，不，听清楚了：那无声的笑，是酒吧里许多笑声的一种。眼前，已是行将汇入大西洋的美利马克河(Merrimac)落潮时深黑色的湍流，海鸥赶着缓缓离岸的白



帆。孤零零踱来一个老头，牵一匹小黑猪，他的宠物。寒暄了两句，问他是观光客不是，他说哪里，就住在对岸的索尔兹伯利(Salisbury)镇。小猪叫啥名字？墨林。墨林？那小猪嗷嗷应了一声。

隔着大西洋，还有一个索尔兹伯利。我曾经在那里举目，凭吊墨林的悬石和亚瑟王的战场。

于是，就动了笔。从《圣杯》到《零隐私世界》，配上插图，一篇篇给《万象》寄去。

写到一半，内子道，你这些故事，人物情节，头绪一大堆，还有十多种古代语言的名词术语。能不能编一个表，介绍背景知识，方便读者理解？根据这个意见，我写了《尾声》四章，谈谈自己从前读亚瑟王的感想；再添一幅地图和三个附录，让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欣赏、研究。附录一《释名》，解释人名、神名、地名、物名、书名、术语等。附录二《年表》，列出与亚瑟王传奇有关的重要的人事作品，从特洛伊战争(公元前十三世纪)至今。附录三《家系图》，简单画出亚瑟王、郎士洛、哀生三家的谱系。

书名《玻璃岛》，威尔士语 *ynis gutrin*，典出凯尔特神话(见附录一《释名》，玻璃岛条)。还有一个道理：八十年代初，有一次陪同外教去新疆旅游。一天，在暑气蒸腾的戈壁滩上欣然发现一座碧波环绕的小岛——海市蜃楼。我们的司机即形容小岛是玻璃造的，去到那里的人，无论多大本领、带几匹骆驼，没有一个活着回来。当然，凯尔特人的玻璃岛是出没在另一个自然和人文环境里的。关于它的传

说，也就和那个难忘的司机朋友的故事不尽相似。古人说“海市”为蛟蜃之气所筑，蜃“状似蛇而大，有角，能呼气成楼台城郭之状”(《本草／鳞部》)。新世纪始于蛇年，我愿这本《玻璃岛》浮现在更多的读者面前。

借此机会，我要谢谢所有促成本书构思、写作及问世的朋友，首先是在故事里“饰主角”的朋友。为尊重个人隐私、避免误会，姓名一律略去或更改了。共计十位：

波士夫人，我的老师，愿她老人家健康长寿。

伯爵前不久还写信来，为我解答圣殿骑士团与耶稣裹尸布(现藏意大利都灵施洗者圣约翰教堂)的关系问题。当然，那是另一本书的故事了。

建筑师(墨林)曾到北京公干。归来问他对古都新貌的印象，他连连摇头，马上把话题转到政治上去。他是个极绅士气的人，谈政治和聊天气一样，总在恰当的时刻。

女巫(宁薇)去年露过一面，在法国电影《圣比埃尔寡妇》(*La veuve de Saint-Pierre*)里。老广场剧院首场放映那晚，好些人都说见着她了，走在那任性的年轻寡妇(Juliette Binoche饰)的影子里。但是我们第二天入场的观众却无缘看到；之后，她便再没有在银幕上现身，让酒吧里的人们议论了好几天。

李尔王的基因改造计划，和硅谷许多“.com”公司一样，暂时